

大闹迎官宴

.572
4=2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大闹迎官宴

优秀故事选

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优秀故事选

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93,000字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44 定价 0.36元

目 录

柑熟时节	郭福平 钟彭光(1)
大闹迎官宴	梁广道(18)
治 蛇	李三元(27)
“一条半”	唐 越(35)
金不换	汤锦祥(48)
“生顶”和“死顶”	罗复生(59)
李云三访“蘑菇王”	朱伟杰(72)
挖蚌记	王辉俊 苏务本(80)
老保管新传	苏务本(91)
三下福田村	李文(101)
葫芦酒	陈慎光 江俊桃(118)
阿香拉郎	周玉成 彭寿辉(134)
“坚决队长”落选记	陈致和(148)

柑熟时节

郭福平 钟彭光

今天，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姓吴，名叫锦华。不瞒大家，过去我的绰号叫“硬颈鸡”，这绰号还有一段来历哩！

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个年头，我担任石溪河生产队的队长。那一年，队里的柑子大丰收，县里来了个什么“捍总”的头头，借名来我们这里“闹革命”，其实一双眼睛死死盯住柑园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的战友都辛苦了，送二百斤柑子慰劳慰劳吧！”这小子，一来到，我就看不顺眼，每天左批右斗，吃喝玩乐，不干正事，如今提出要柑子，我当然不答应了。我说：“这柑子是集体的，不能随便送人！”就这么两句话，气恼了这小子，说我打击造反派，对抗文化大革命，硬逼着公社把我的队长职撤了。撤了就撤了，无官一身轻。话还得说回来，队长没当，我也坚决反对送柑。这小子火冒三丈，变着法儿批我、斗我，还拿出去游街示众。事情过去，社员们说我吃亏就吃亏在这二百斤柑子身上，太“硬颈”了。加上平时我在好些事情上硬直一点，于是，大家就送了个“硬颈鸡”的绰号给我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队里改选领导班子。大家说，队长还是让我这个“硬颈鸡”来当，又怕我不依，好话说了一大堆，什么“大公无私”呀！“坚持原则”呀，“为大伙着想……”其实我嘛，想到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，生产队被“四人帮”害得不成样子，现在也确实应尽点责任，便当仁不让，官复原职了。嘿，也算我够运气，走马上任第一年，柑子就获得大丰收。

诸位要能去看看我们的柑园，那真是大开眼界。那依傍着石溪河的柑园呀，满园橙黄，树树飞红，那一个个金灿灿的柑子，象小灯笼似的缀满了枝头，把棵棵柑树压弯了腰，我真怕把树弄坏了，好些地方用木杆撑着。真使人看了又欢喜，又心醉哩！

阿程伯说，今年的柑子至少可以收五千斤。五千斤！这可不简单的数字，我和几个队委商量好了，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二千斤，还有三千斤，一千斤分给社员，二千斤拿去农贸市场卖。照如今市价，可以卖得八、九百元，年终分红也有着落了。

我高兴，社员们更高兴。他们说，年年收柑，年年都想分一点，但年年产量不高，完成国家任务后就剩下寥寥无几了，所以年年也就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。今年可好了，国家有，集体有，个人也有。我们百来口人的小队，每人可以分到差不多十斤。十斤，哈哈！一家几口就有几十斤，春节期间再不愁没柑子摆在桌上招待亲戚朋友了。他们赞扬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生产队多种经营的大发展，也夸我这个队长能

干哩！我嘛，听了自然心里乐滋滋的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可一点不假。看着这满园的柑子，我本来就眉开眼笑了，再想到另一桩喜事，更加合不拢嘴了。

什么喜事呢？诸位，你们还不知道，下个月，就是再过十天，公社就要在我们生产队办一个良种鸡场的试点，地点已经选好了，就在这柑园旁边。嘿！听说，这鸡场是半机械化的，那良种鸡呀，每天可以长两把肉，母鸡一年可下三百个蛋。嗨嗨！你们想想，鸡场办成以后，对我们有多大作用？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：因为是试点，好些机械还不用钱，良种鸡也是半给半送的，这样的大喜事，十年八载也难逢呵！

我高兴咯，我欢喜咯，禁不住唱起采茶调：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山河添秀人欢唱……”

可是，谁知道，五天不到，我的高兴劲象皮球穿了洞，一家伙泄了下来。什么原因呢？诸位还是听我慢慢说来。

一天下午，我给四川矮架油菜杀了一遍虫后，又转到柑园来了。正要进园，迎面走来一个人，他是我们公社的王总务，管理公社饭堂的伙食。平时公社饭堂缺什么菜蔬，他常常到各生产队走走。待他近前，我问：“王总务，又想采购些什么？”他摇了摇头，张开笑口说：“不，不采购什么，我是来祝贺你们的。”

“祝贺我们？”我奇怪了：“祝贺我们什么？”“这满园柑子！”他指了指侧旁的柑园又说开了：“哈哈，全社各队我都

转了一遍，数你们的柑子考第一，又大又靓，结得又多，华古队长，不错呀！第一年上任就来了个名冠全社。”

“不不！”我心里虽然甜似喝蜜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得很谦虚：“王总务过奖了，我们哪里比得上其他队？”

王总务倒认真起来：“真的，我一点也不骗你，书记和社长都这样说呢！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更高兴了，说：“王总务，不忙的话进柑园看看，尝几个鲜。”

王总务说：“尝鲜倒不必了。华古队长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，公社已定下从你们队里调五百斤柑子，李社长说，明天早上就送到公社来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！”我傻了眼。这满园的柑子，我们已安排得好好的了，怎能挪出五百斤来呢？忙说：“王总务，我们队今年可没有上调公社的任务呀！”

王总务笑了笑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丰收了，就应该上调一些嘛，对吗？”

“不对！”我连忙反驳说：“公社哪能够见生产队丰收了，就随意征调产品的？”

“咳！”王总务一摆手说：“公社不会白要你的，照样给你个牌价。这是李社长写的条子，你看看——”

我把头一偏：“我不看，反正我们不给。”

王总务凑前一步说：“华古队长，我劝你不要硬颈，心里头要有公社。一个生产队从年头到年尾要跟公社打多少交道？要求公社办多少事情？如今你们队里的柑子多收了一

点，公社想调些都不给，社长写的条子也无效，恐怕——”

他“恐怕”什么还没出口，我就接上说：“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一百句五十双，原来没有上调任务的，我们就是不给。”

王总务还想说什么，但见我掉回身子去了，便一边放条子进袋，一边说：“好，不给就算了，其实，与我也不相干，我回去实告就是了。”说完，悻悻走了。

晚上，我把这件事向队委一说，大家都说我顶得对。第二天，社员们听了，更是叫好，说我这个“硬颈鸡”仍保持当年的脾气，要得！

但是，正当我们庆幸的时候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：公社不准备在我们队里搞良种鸡场试点了。这真是一声霹雳，把我们震呆了。同志们哪，这正如看到满地珠宝就要到手，突然被一股洪水冲走那么心疼，我连忙叫记分员阿花去探个究竟。

中午的时候，阿花回来了。她说，公社的几个领导都不在，见到妇联主任，说早上听李社长讲过有这么一回事，但党委没有讨论。

我一听便说：“你没有问问，为什么要换点？”

阿花说：“问了，还不是为那几百斤柑子的事？”

啊！报应得这么快？我攥着拳头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哼！一不遂他们的意，就刁难、报复，这成什么共产党的干部？我正想发作，阿花开了口：“队长，办鸡场试点，公社说给哪个队就那个队，谁也没有法子。但是，作为一个生产

队，失却良种鸡场的机会，那就非同一般，依我看，还是送几百斤柑子去。”

“那——”究竟那什么，我也说出来了。

阿花又说：“你性硬气直，是好的，我也很赞成，但为了生产队的利益，这次就软一软吧！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听了他们的话，顺了他们的意，什么都好办，一顶他们问题就接二连三来了。”

我们说话的当儿，几个队委和好些社员都围了上来。他们听了阿花说的话，既愤愤不平，又无可奈何，划来算去，权衡利害，也一齐来劝说我，要我低低头，弯弯腰，送几百斤柑子去，把鸡场要回来。

诸位，以我的脾气，我是坚决不答应的。但是这不是十几年前当不当队长的事，而是关系到整个队的大事呀！有什么办法，我只好违拗着性子，叫阿花再去一趟公社，答应他们的要求。

傍晚，阿花回来说，她找见了李社长，赔了礼，道了歉，说好明天如数送柑子到公社。谈到鸡场的事，李社长说，换点的事是随口讲讲的，党委没很好研究，既然你们石溪队信心这么大，就照原来定下的吧。同志呀，其中的奥妙，这真是天晓得！

第二天，柑园开摘。自然咯，全队上下，兴高采烈，小伙子神采奕奕，年轻姑娘笑逐颜开，有几个还哼着歌儿呢！我嘛，高兴中带着担忧，担忧里又寄予期望，只希望以后不要再有突如其来的“五百斤”了。

社员们一下子摘了二千来斤柑子。看着一筐筐橙黄色肥硕的柑子，真教人高兴极了。我分派一部分社员，挑二千斤去供销社，完成国家任务；留一部分社员，继续采摘，挑约五百斤给公社送去。

差不多摘够五百斤时，公社王总务又来了，他见到我便说：“华古队长，我早劝你不要这么硬了，没错吧？你看到头来，柑子还是要送给公社。现在，算你还识时务，再硬下去，鸡场都办不成了！”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罗唆着，我边听心里边火滚；你这小子，就是会摆弄，要不，能到公社当总务？哼！我识时务！要不是看整个队，给你柑子是衰仔！

记工员阿花插上话：“王总务，我们自会担去公社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难道还不放心？”

王总务说：“不，我放心，我放心。我现在是奉书记之命而来，华古队长，这是陈书记给你的条子。”

我接过条子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锦华队长：

听说你们的柑子丰收，祝贺你们！我今急需一些柑子送人，望见字后摘贰百斤交王总务带回。（钱另付）

握手

陈汉田

即日

啊！又一个贰百斤！虽然明明写着“钱另付”，但谁不知道，这钱给得比牌价还低！我火气一冲，板着脸对王总务说：“我们队的柑子实在有限，请你到别个队去弄吧！”

王总务这时已剥开了一只柑子，他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别个队弄？不行呀！别个队的哪有这么大，这么甜，这么好看？华古队长，你知道么，陈书记是用来送给县里几位书记的，质量太差，行吗？”

“但……”我还没有说下去，王总务又开腔了：“唉呀，满园儿千斤，还在乎这一、二百斤吗？华古队长，社长的话听，书记的话更要听呀！快——再拣二百斤，一齐送到公社去。”

我一时没了话，看了看阿花，她眨巴着眼，两手一摊，表示无办法。我想了想：一狠心说：“好，再给二百斤！”

公社总共要了七百斤。待几个社员跟在王总务后面把柑子挑走以后，我真心疼。但心疼又有什么办法？谁叫你是公社里的一个生产队？谁叫你要办什么半机械化的养鸡场？

正午了，我准备收工回去，还没走出柑园，大队出纳沈石养走了进来，他叫我摘五百斤柑子送到大队。

“什么？五百斤？”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唔，上调大队的任务嘛！”沈石养说。

“不，往年才上调一百斤，沈出纳，大队可不能随意加任务呀！”我提高声调，显然很气愤。

其他社员也纷纷嚷嚷：“不行，我们不能多给！”“看人家丰收了，就加任务，这不符合政策！”“这是打击社员积极性！”……

沈石养撇开大家，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华古队长，丰收

了，多上调一些有什么要紧！何况，大队已讨论好了，增收了你们的柑子，就减收你们的蔗糖，由原来的五百斤降为三百斤，总行了吧！？”

“这……还是我们吃亏，不行！”我说。

“咳呀，你怎么这样斤斤计较呢？”

“我不得不为生产队着想。”

“哼！为生产队着想？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！公社不用上调，你却送五百斤，书记一张半个手指宽的条子，又大大方方的二百斤！华古队长，眼睛不能就高不就低呀！”

“你——你这是胡说八道！”我哪一点是心甘情愿的？我有哪一刻不气愤愤的？现在可好，变为我另有意图，主动讨好了。你们说说这冤枉不冤枉哪！

“我胡说？那就请你讲讲其中是何缘故？”

“你——”没办法，我只好将王总务怎么来的，我怎么把他顶了回去，他们怎样报复，陈书记写的条子是什么，我们又怎样考虑的都告诉了他。他听了不但不表同情，反而哈哈大笑一声说：“啊，原来顶不住公社的压力。唔，这么说，公社不好对付，大队就好对付了？华古队长，你们是公社里的一个生产队，难道就不是大队里的一个生产队吗？县官不如现管，大队管着你们的事更多哩；你们求到大队的也更多，劝你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了！”

阿花大概听到了我们在说什么，走过来拉我到一边说：“队长，这不能说不是道理。大队就在身边，什么事情卡你不着？要不公社、大队都不送，既然送了公社，大队又不

送，确会惹祸上身呢！”我想了想，又一横心，便对沈石养说：“好吧！多给大队二百斤，一共三百斤，多一斤也不给了！”

沈石养见我的态度这么坚决，只好让步：“好，三百就三百，下午送到大队来。”

下午，我们又把三百斤柑子送进了大队部。

开园第一天，一共去了三千斤柑子。照估计还有二千斤的样子，这二千斤除了一千斤配给社员，仅有一千斤拿去农贸市场卖了。咳！金灿灿的柑子长在树上，实在惹人眼馋，几个队委商量，决定明天一早出动全部收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
到了开园的第二天，我一早就把社员叫到柑园去了。唔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到十点钟的时候，已差不多摘完了。我们正想把柑子挑回队里，队里出纳关发祥匆匆忙忙地赶来，他说李社长有事找我，正在队里等着哩。我一听又愣了，莫非又要一个五百斤？我问发祥社长找我有何事，他说不知道。我问会不会为柑子而来？他说不太象，李社长陪着县里的两位同志，大概来谈养鸡场的事吧？

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柑园，没走多远，李社长却陪着两位同志来了。我迎了上去，李社长把我介绍给他们：“这是石溪生产队的吴锦华队长。”然后介绍我认识了那位高高的是县化肥厂的龚厂长，那位矮胖胖的是县水电局的邓局长。我们握手寒暄一番后，李社长把我们三人带到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。

李社长首先说话，他说：“华古队长，鸡场的事定了，就放在你们队里。要好好干呀！干出成绩来呵！”然后话锋一转说：“今天，龚厂长和邓局长百忙中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导，你计算……”

我随即应道：“热烈欢迎。”

李社长点了点头：“是呀！要热烈欢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龚厂长跟我说了，明年多拨二万斤化肥给我们公社，而你们一个队就给五千斤，怎么样，可以了吧？”

我一听可欢喜啦！忙说：“感谢龚厂长给我们的照顾和关心。”

龚厂长摆了摆手说：“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。”

李社长又指了指邓局长说：“邓局长对你们生产队也很关心照顾呀，今年上造春旱，要不是派人来安装了两台抽水机，你们能插下秧么？”

社长说的是实话。真的，上造春旱多亏了县水电局的同志。我两手一拱对邓局长说：“我们全队社员感谢你们！”

邓局长同样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感谢，不用感谢，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”

李社长笑了笑，对我说：“人家这么热心支援我们，我们也要有所表示呀！”

“表示？用什么表示？”我一时领会不到。

“咳，看你真是榆木脑壳！用什么表示？当然是土产嘛！”

“什么土产？”

“柑子！”

天呀！七弯八绕，绕来转去还是这个东西！我慌忙站起身说：“社长，这些柑子……”

没等我说完，李社长打断了话：“我已跟龚厂长和邓局长说了，今年柑子也不多，少少的每人拿七百斤去。”

“什么？七百斤？！”我惊叫起来。

“化肥厂、水电局几百人，七百斤不算多呀！华古队长，他们的车已到了公社，你派社员送去吧！”

我心里恨透了李社长。他使用手段要了五百斤不算，现在又不由分说，硬要一千四。而且你看，他显得多么有权，多么大方！转眼到了柑园，李社长亲自拣了几只柑子叫龚厂长和邓局长尝尝。自然，他们都吃得很开心，边吃边夸赞柑子肉甜味香。但是，我心里烧着一团火，一句也听不进去。

过了一会，李社长把我叫到一边说：“那一千四百斤柑子，他们会算钱的，大约一斤一角钱。”

“什么？！一角钱？哪有……”

“咳，不要紧，目前吃亏，将来占便宜。现在要紧的是给他们每人送几斤去。”还没等我答应，他似乎早已准备了，从袋里掏出两只胶丝网袋，叫社员装了个满，提到我眼前说：“去吧！你自己送去方便些。”

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发火么？县里两位大人在跟前；不发火，又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在李社长眼色支配下，只好把两网袋柑子提到龚厂长和邓局长跟前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

辛苦了，这几斤柑子送给你们。”说完，气鼓鼓地坐在地上。我说的什么话呀！?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吗？几斤？至少有十斤。十斤柑子能卖几块钱，够社员一家人几个月的盐钱了。而他们呢？收得心安理得哟！

李社长走了，龚厂长和邓局长高高兴兴地走了。阿花、发祥几个队委都愁眉苦脸，我被气得青筋暴起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：“不送”这两个字好说，也合我的性情，但是不送，岭背那段新开的稻田，明年哪里来肥料？我们这里是三日不雨小旱、十日不雨大旱的地方，以后再碰了旱灾，要不要县水电局帮忙？何况还要办半机械化养鸡场！?研究来研究去，肥天爷、电老虎，吃人呀！大家还是送去好，谁叫我们处处得求人啊！

送了一千四，剩下就只有五、六百斤，看着满园柑子就剩这样几百斤，我可动了肝火，赌咒地说：“下次，就是我亲爹娘来都不给了！”我想，我一定要顶住其他人了，不能再从我这里拿走一只柑子。

回来吃午饭的时候，我想，队里有柑子放着总是惹祸的，干脆一分了之，把柑子分给社员，谁也别想捞了。

但是，跟几个队委一说，大家的眉头锁成“川”字。分掉柑子，年终分红靠什么？

诸位，这真是个问题。故事开头，我已经说了，有这园柑子，我们的分红有着落，现在柑子一个个不翼而飞，哪里还有钱分红呢？
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柑子还是要分的，打倒“四人帮”，